

2014年1月第1版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蟹总
著

Tattooed
Whale

我给一个人文身，
用了八年，
我想，
我应该把自己刻进你心里了吧。

刺鲸

下



刺鲸

Tattooed
Whale

下

蟹总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contents

第十七章·搁浅 001

第十八章·放生 047

第二卷

向暖，南寻

第十九章·解忧便笺 066

第二十章·等待一只鲸 079

第二十一章·你没变，我也没变 092

第二十二章·汐起 109

第二十三章·追光 133

第二十四章·那年吹口哨的少年 163

第二十五章·你在记忆深处 171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二十六章·重爱 186

第二十七章·鲸落 194

第二十八章·你是我的晴天 218

第二十九章·离江 242

第三十章·恋·鲸 258

番外一·无罪之罪 276

番外二·我们的小世界 284

后记 290



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就是顾晓珊。

她昨晚值班，半夜几次查房还挺正常的，但早晨吃饭时发现崔桂兰没在，于是去房间找她。她果然在房里，床上高高隆起，被子盖过头，枕头上只露出一些花白头发。

顾晓珊以为她赖床，走过去轻轻唤了两声，被子下却丝毫反应都没有。

顾晓珊揭开被子，狠抽口气，被她空洞的大眼吓得连退数步。

崔桂兰脸色灰白，睁着双眼，瞳孔颜色已经变淡，嘴角和鼻孔的位置堆积了大量污秽沫子，她两手交握于胸前，药瓶倒在旁边，还有几粒药片散在白色床单上。

顾晓珊握紧颤抖的手，上前试了下她鼻息，又触电般缩回，立即跑出去喊人报警。

她把经过大致同久路讲了下，想起那一幕，现在仍然止不住颤抖。

久路握了握她的手，问道：“警察问过话了？”

她点头，看着久路时眼里蓄满泪水，竭力克制着。

“警察去翻监控，说看见她昨天中午趁着别人吃饭，撬开医务室的房门，偷走了一瓶药。”

“什么药？”

“阿普唑仑片。”顾晓珊说，“这种安眠药院里已经禁用很久了，

曾经还彻底清理过，可她把医务室翻得乱七八糟，不知从哪儿找到这么一瓶。”

李久路心情也无比压抑，她知道，这时候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无济于事了，所以只能用力握紧顾晓珊的手。

她们在人群后面的木椅上坐着，有人将目光投过来。

久路眼前视线一暗，抬起头，看见对方胸前佩戴的工作牌。她记得去年王永发爷爷去世时，他也在现场，而且后来还在驰见那儿见过几次，跟驰见似乎有些交情。

吴波没像其他警员那样穿制服，一身干练的休闲装，头发很短，方方正正的脸型，剑眉入鬓，给人一种正派又精干的感觉。

“方不方便聊几句？”

她站起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叫吴波，小泉镇公安局警员。”他手里拿着钢笔和记事本，显然对她也有几分印象，触了触眉头，微笑地说，“我和驰见算是朋友，从他那儿听说过你，所以你别紧张，我接下来问什么实话实说就可以。”

久路看他一眼，说：“好。”

吴波将李久路带到相对安静的角落，表情严肃下来，他把手上的本子又翻一页，先记录了几笔。

问过简单信息后，进入正题，“今天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在睡觉。”她指了指身后的房子。

“你家住这儿？”吴波视线跟过去。

久路点头。

“那你和江曼以及周克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江曼是我母亲，周克是我继父。”

吴波抬头看她一眼，没表示什么，接着问：“你昨天见过死者崔桂

兰吗？”

“见过，晚上吃饭的时候。”

“发没发现她有什么反常行为？”

久路垂眼，认真回忆了下，说：“她坐我对面，好像吃得不多，后来提前回房了。”

“没和人交流？”

“这个我没怎么留意。”

吴波点点头，将记事本一合，立起来抵在腹部，说：“讲讲她的为人吧。”

久路平常跟老人们接触时间有限，但有那么几位印象比较深刻，她说：“崔奶奶平时不怎么爱说话，喜欢独来独往，整个人比较阴郁、消极，好像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。”

“悲观，绝望。”

这总结十分恰当，久路看看他，隔几秒，点一下头。

“王永发这人你还记得吧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他呢？人怎么样？”

久路不清楚他提起王永发的原因，但现在只能做到尽量配合。

“王爷爷有点情绪化，他爱下棋，时常受别人挑唆，跟其他爷爷吵架。性格也有点怪，记得前年得病，没等去医院检查呢，先吓晕了两次……好像受不了什么挫折跟打击。”

“易冲动，意志力薄弱。”吴波思索着什么，又问：“那再往前，自缢身亡的徐桂敏呢？”

徐奶奶更不用说，久路从她那儿就没看见过笑脸。

久路说完，吴波手肘撑在记事本上，轻轻捏着下巴，陷入沉思。

她在原地站了会儿，又听他问：“三个人都是‘五保户’吧？”

久路对“五保户”这个概念并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实话实说：“吴警官，我不太懂。”

“就是无儿无女无生活来源，每月要靠政府接济的那种。”

她为难道：“这个要问工作人员了。”

“那行，就先到这儿，谢谢你的配合。”他点头，把钢笔揣回口袋。

“不客气。”

他拿着东西，大步流星地往老宅的方向走去。

“吴警官。”

他停下，回头看向李久路，问道：“还有什么漏掉的？”

“没有，我是想问……”她顿了下，“他们几位应该都是自杀去世的吧？”

“目前警方掌握的证据是这样。”

吴波没多说，插着口袋匆匆离开了。

又过了段日子，周克托熟人去公安局打听，得来了结果。崔桂兰的死最终被定性为自杀，经过现场勘查及多方走访，并未发现任何他杀的证据。

有专家分析，人到晚年大多都心思敏感，尤其像这种“五保户”孤寡老人，他们缺少家庭温暖，感受不到亲情，所以性格孤僻，心里是悲观的、绝望的，甚至对余下的生命不抱任何希望，所以用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，这已经是他们认为最好的生命终结方式了。

周克将这个信息传达到院里，多少安抚了这件事造成的惶恐情绪，院中气氛渐渐恢复如初。

后来民政局陈瑞成找过他，说上面对老人院的自杀案高度重视，今后要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。周克的压力空前大起来，回去叫江曼组织会议，将后面的工作重点放在对老人精神方面的照顾上。

江曼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一方面精力放在院里，还要分出一些给李久路。

九月中旬，李久路终于收到一份录取通知书，来自于齐云师范大学的高职学院，录取专业是学前教育。

久路看着“学前教育”这四个字，心情复杂。

江曼愁眉不展这么多天，倒是第一次露出笑脸，虽然是专科学历，想着将来她毕业回小泉，给她开个幼儿园，守家在地，本本分分，应该也不错。

久路趁她忙碌，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找驰见。

驰见捏着几张纸，笑得直耸肩。

“你别笑了。”

“行，李老师。”

久路瞪了瞪眼。

此时两人正在驰见房间里，久路坐在椅子上，眼睛望着窗外的落日。

驰见倚在桌旁，说：“想象不出来，你哄孩子能什么样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。

他评价说：“其实你长相很有欺骗性，看着挺软，但性格不怎么好，孩子一闹，你有耐心吗？”

“别提了。”她头疼地说。

驰见垂眸看了她一会儿，放下纸张，身体忽然压过来，将她身后椅背向后一推。

椅子两条后腿撑地，失去平衡。

久路“啊”了一声，身体后仰，双脚悬空，下意识地搭住他肩膀。

“倒了，倒了！”

“我在呢，倒不了。”

久路拍他一下。

“给你出个主意。”驰见嘴角挂着笑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自己先生一个呗，也许能激发你的母性潜能。”

“想得美。”久路挣扎着要起来。

驰见突然松手。

拉拽椅子的力量消失了，久路身体快速下坠，就在将要落地的一瞬间，她闭紧眼，“砰”一声响，椅子砸在地板上。

与此同时，久路感觉身体一轻，腰间有道力量将她抱起，转两个圈儿，两人一同滚到床垫上。

驰见用这一招她准老实，几个翻滚，就将她压在身下。

久路求饶道：“手！手！手压在后面了。”

驰见手腿没动，一抬腰，给她释放的空间。久路获得自由，看准时机就往他腰上掐。

驰见及时控制住，连同另一只手举到头顶固定，照她脖子上就是一口，比吸血鬼还狠。

“啊——”她小声叫。

“还掐不掐了？”

“不掐了。”久路很识时务，“我头发，挡眼睛了，帮我弄一下。”

“那你别动。”

她保证道：“我不动。”

可驰见稍微一放松，她又找机会反击。

“就挡着吧，反正不妨碍我。”说着手就往她衣服里面钻。

他现在对她越来越过分，左右都抵挡不住，像砧板上的鱼，让他占尽便宜。

久路浑身麻得难受，脸很热，不禁威胁道：“你手再不拿出去，我就要不客气了。”

驰见挑着眉，贱兮兮地轻捏两下。

久路左腿在他两腿中间，她轻轻屈膝，感觉没用多少力气，他就“嗷”一声蹿起来。

她逃脱魔掌，趁机跳到地上。

驰见捂着某部位，夸张地道：“你想要我命是不是！”

“我……没用力。”

“那也疼。”

久路抿抿唇，站在床边看他翻滚。

她有一瞬间的错觉，感觉不认识自己了。这么放肆和热烈的情绪，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过。

她想知道，驰见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，能让她把另一个自己解放出来。

他闹够了，两人忽然都平息下来。

屋里很静，时钟嘀嘀嗒嗒地走。

驰见侧弓着身体，目光幽沉地望着她。

“你要去齐云上学了。”

她没吭声。

驰见说：“还剩半个月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以后不能想见面就见面了。”

久路安静几秒，说：“可以打电话。”

“你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忽然间，一股离别气氛在两人中间蔓延。

久路刚想再说几句，驰见弹起，一把抱住她的腰，说：“警告你，不准在外面给老子勾勾搭搭。”但语调绵软，毫无气势。

说实在的，他在她心里一直都冷冷酷酷、万人不服的样子，现在这

种小媳妇的委屈样真挺可爱的。

久路没忍住，抱着他的头，清脆地笑出声。

“你他妈能不能专心点儿！”驰见怒了。

两人又闹起来。

晚一些时候，驰见把她送回去。

时间不早了，太阳已经落到楼宇后，霞光染红天边，另一头月亮的浅淡轮廓渐渐挂上来。

他刚走到家门口，听见后面有人叫他。

“吴波，这么闲？”驰见回头。

吴波朝他抬下巴，笑着说：“走啊，聊两句。”

“有什么不能进去说？”

吴波没同意，拉着他往后面的胡同走。

两人找了个方便说话的地方，吴波倚着墙，给驰见递了一根烟。

胡同窄长，墙壁很高。

驰见靠向另一侧，“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”

“还是那案子呗。”吴波直奔主题，“崔桂兰去世那天我们翻过监控，她那天接触了很多。其中，中午12点45分左右，她和你在走廊碰到过，对不对？”

驰见停顿一下，说：“对啊。”

“能不能帮我回忆回忆那天的过程？”

驰见看着他，疑惑地问：“听说没立案，不是自杀吗？”

“是。”他弹弹烟灰，含混地说，“还不是局里要求多，说是整理什么资料教材的，所以派我们下来再问问。”

吴波叹气道：“我也嫌麻烦，当帮帮我，你就赶紧说吧。”

驰见点点头，吸一口烟，想了下，说：“那天我看完外婆出来，转身差点碰到她。她手里的药掉在地上，我先问她有没有事……”

“她说了什么？”

驰见耸耸肩，说：“什么也没说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接着我蹲下把药瓶捡起来，没等看清上面的字，就被她抢过去了。”

“嗯。”他应了声。

驰见说：“后来我往外走，在大厅还碰见周院长，说了两句话，他就出去办事儿了。”

“说话内容是……”

驰见抬头看他一眼，不自觉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应该跟这件事没关系，聊的我女朋友。”

“出息。”吴波也笑。

驰见没反驳，手上的烟紧抽两口，说：“就这些。”

“没了？”

“没了。”他把烟头按在后面墙壁上，动作一慢，“等会儿……我想起来，她是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
吴波身体不由得正过来。

驰见慢慢揉搓着烟蒂，说：“好像是……‘你也这样想的’这六个字。”

那天吴波走前什么话都没留下，只说回来再聚。

这之后又是半个月。

九月底的时候，李久路终于要动身去齐云，提前买了两张火车票，江曼非要把她送到目的地，亲眼看见她进学校才放心。

周克劝说两句，江曼絮絮叨叨地反驳回去。

整个过程李久路都没怎么说话，她翻出手机，想给驰见编辑一条短消息。

没想到他却提前给她发过来。

驰见：媳妇，今天不能送你了，有时间去看你。

久路盯着屏幕，将上面一行字反反复复读了几遍，这才收起手机，失落地叹口气。

周克开车把两人送到火车站，候车的时候，江曼叮嘱道：“到时候和新同学处好关系，以后都是集体生活，不合群要挨欺负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到那儿多报几个社团，丰富丰富课余生活。”

“好。”久路点点头。

江曼寻思片刻，正色道：“妈妈告诉你，大学期间禁止谈恋爱，要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，你本身就是专科学历，要比同龄人低了一个等级，看看将来能不能升一个本科——”

“妈。开始检票了。”久路望着检票口。

“哦那行。”江曼话被打断，站起来，“我们走。”

两人往人群里靠拢，这时候，江曼的手机忽然响起来，她把旅行箱交给李久路，到人少的地方接电话。

半分钟后，她快步走回来。

“路路。”江曼抱歉地说，“妈妈可能去不了齐云了，院里来了新人，你周叔叔在外面，所以流程手续等着我回去办。”

“哦。”久路直起背说，“那您快点回去吧。”

“我不放心你。”

久路说：“我都多大了，到学校马上给您打电话。”

江曼无奈地点头，抱了抱她，说：“那妈妈走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等到江曼身影消失，李久路的手已经在手机键盘上按数字了。

身后传来车次检票前的最后一次播报，她动作慢下来，周围已经没

剩几个人了。

久路盯着门口，最终将手机收回口袋。

有了机会，却没有时间。

明知道他不可能立即出现，久路还是一步三回头，在检票员的催促下，提着沉重的行李，走入站台。

她几乎是最后上车的，在别人的帮助下，将行李放在架子上。

一排三个位子，中间空着，久路坐在靠窗一侧。

在她内心，旅程注定和“孤独”这类字眼关联，她静静地望着窗外，看站台慢慢倒退。

列车越行越快，远处出现成片庄稼和弯弯的小河。

快到十月，又是一个秋天。

她感觉有人碰了下她肩膀。

“旁边有人吗？”

“没——”

她回头，瞬间怔住。

驰见穿着黑色连帽薄风衣，拉链一直拉到顶。他下巴藏在衣领里，嘴角扯出个弧度，手揣着兜，身姿笔挺地站在过道中央。

久路眨了两下眼，改口道：“有人。”

“先坐一会儿，人来我再让位。”

久路没阻止，板着脸说：“记得要让。”

“行。”

他脱下风衣搭在腿上，笑着问：“这是上哪儿去啊？”

久路扫一眼他酒红色的高领薄线衣，说：“去上学。你呢？”

“巧了。”他歪头说，“送我媳妇上学。”

久路抿了抿唇，问道：“那她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李久路。”他说，“你呢，叫什么？”

“巧了。”久路学他歪头说，“我也叫李久路。”

两人对视片刻，面上表情都没绷住，齐齐笑出声。

对面老头儿看着他们，“……”

驰见手伸到后面去，将她腰一搂，说：“傻不傻啊你。”

“你才傻。”

“是谁望眼欲穿，在检票口一步三回头，不舍得走啊？”驰见挑着眉，得意地说。

“你都看见了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所以是故意不出现？”久路不满。

两人不顾对面老头儿不断打量的目光，驰见往下一凑，低声道：“本想偷着来看一眼算了，反正你妈在，我也没有上前的机会，我可害怕你隔着大老远，那眼泪汪汪的小眼神儿。”

“嘁，谁啊！”

离开小泉，两人身体恨不得黏在一起。

驰见说：“后来你妈接完电话走了，我一看有机会，就立即跟上来。”

“那我怎么没看见你？”

驰见拿嘴唇轻碰她发顶，说：“藏着呢，给你个惊喜。”

久路抿唇笑了下。

他今天穿了件酒红色的高领薄线衣，颜色衬托得肤色很鲜亮，松松垮垮的样式，使他整个人的气质都显得颓懒又高雅。在选择衣服上，他从来都得心应手，很会打扮自己。

这趟车上的人很多，正值返校季，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已经把目光落在他们身上。

久路想着应该低调点儿，于是拿开他的手，又往里面靠了靠。

两人一同看向窗外，缓缓后移的风景不知从多会儿起，色彩变得越

来越鲜亮。

久路心情不错，问：“你要跟我在齐云待两天吗？”

“把你送到就回来，明天有预约。”

“哦。”她停几秒，提醒道：“最晚一趟火车好像是九点，你自己看着点儿时间。”

“行。”

整个行程将近两小时，聊了会儿，久路倚着驰见手臂正犯困。

一阵电话铃响，吓得她一激灵。

翻出手机来，看到屏幕上一串号码，久路皱了下眉。

“谁啊？”驰见凑头问，“又是梁旭？”

李久路看他一眼。

驰见扫扫屏幕，又抬眼看她，凭借男人的直觉，似乎嗅到一股危险气息。

“他怎么老给你打电话，想干什么啊？”

久路摇头。

“接。”他抬下巴。

李久路犹豫一阵，不接反倒显得有鬼似的，于是按了接听键。

“喂？”

梁旭在那边喊：“李久路，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？”她举着电话，驰见把脑袋凑过来，紧紧贴着她手背。

“你今天来齐云对不对？”

久路一滞，看一眼驰见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电话是不是老不带在身上啊，十个有九个不接，所以我打去你家里，阿姨告诉我的。”梁旭长话短说，“我半月前到的齐云，环境熟悉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我来接你，一会儿出站就能看到我。”

“不用，我——”